稟仰故李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令及左丞揔領綱紀無所不統僕射及右丞分掌廩假錢穀漢書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為號及靈帝以侍中梁鵠為選部於是始見曹名揔謂之尚書臺亦謂之中臺大事八座連名而有不合得建異議二漢皆屬少府魏置中書省有監令遂掌機衡之任而尚書之權漸減矣晉以後所掌略同八座丞郎初拜

尚虛閒空有趨墀之名了無握蘭之實曹郎可依昔奏事自是始奏事矣又詔尚書中有疑事先於朝堂參議然後啓聞舊尚書官不以為贈唯朱异卒特贈右僕射武帝寵之故也自魏晉重中書之官居喉舌之任則尚書之職稍以疎遠至梁陳舉國機要悉在中書獻納之任又歸門下而尚書但聽命受事而已後魏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於皇城四方四維面置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各有屬官分尚書三十六曹及諸外置令大夫

時尚書省事無不揔置令左右僕射各一人揔吏部禮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等六曹事是為八座屬官左右丞各一人都事一人分司管轄

唐百官志尚書省令一人左右僕射各一人左右丞郎中員外郎各十人以都事受事祭神察稽失監印給紙筆以主事令中書令史署覆文案出符目以亭長啓閉傳禁約以掌固守當倉庫及陳設諸司皆如之初有駟驛百人掌乘傳送符後廢都事各六人從七品上主事各六人從八品

熹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猶唐虞大麓之職也和帝時太尉鄧彪為太傅録尚書事位上公在三公上漢制遂以為常每少帝立則置太傅録尚書事猶古冢宰揔己之義薨輙罷之自魏晉以後亦公卿權重者為之

傅暢晉故事何劭王戎張華裴楷楊濟和嶠為愍懷太傅通省尚書事張華為光禄大夫尚書昭帝即位七條事皆諮而後行惠帝之世太保衛瓘太宰河間王顒太傅東海王越皆録三省尚書秘書事

宋百官志漢武帝世使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事昭帝即位霍光領尚書事成帝初王鳳録尚書事漢東京每帝即位輙置太傅録尚書事薨輙省晉康帝世何充讓録表曰咸康中分置三録王導録其一荀崧陸曄各録六條事然則有二十四條若止有十二條則荀陸分録六條導又何所司乎若導總録荀陸分掌則不得復云導録其一也其後每置二録輙云各録六條事又是止有十二條也十二條者不知悉何條晉江右有四録則

唐百官志録尚書一人位在令上掌與令同但不糾察
令則糾彈見事與御史中丞更相廉察
韋昭辨釋名尚書上也言最在上揔領之也辨云尚猶
奏也百官尚書言事當省委平處奏之故曰尚書事
謹慎周密 前漢張安世字子孺湯之子也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内無間每言大政已決輙移病出聞有詔令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薦能豈有私謝耶絶弗復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絶不許已而郎果遷幕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府長史曰將軍

授安帝經遷黃門郎侍中步兵校尉拜太傅録尚書事復入授順帝經于禁中因宴見建言宜引三公尚書入省事天子從之

典職六年勤勞不怠

章帝詔曰司空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牟融為太尉録尚書事

忠亮謇諤敦德允元

靈帝癸巳策書太尉陳蕃忠亮謇諤有不吐茹之節司徒胡廣敦德允元五世之從政可謂老成人矣以蕃為太傅與廣參録尚書事

問溫室省中木答以它語

孔光字子夏領尚書事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政事不布旨苟合或問溫室省中木皆何木也光答以它語其慎密如此

與三公絕席

張禹見太傅門

領録天下事

桓譚新論昔堯試舜於大麓者領録天下事如今之尚書官矣宜得大賢乃堪使處議特平焉

志誅曹節

陳蕃見太傅門

恥為魏臣

魏楊彪為太尉録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為主崎嶇

道子為東録元顯為西録參弼機衡以亮天工王隱晉書元康元年詔司徒王渾秉德中正識量弘遠歷位内外文武勲庸著在方策宜參弼機衡以亮天工其令録尚書事朝政肅然司馬景王為撫軍大将軍持節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上初揔萬幾正身率法朝政肅然劒履上殿汝南文成王亮為太宰録尚書事入朝不趨劒履上殿增掾屬十人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楚王瑋誣亮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害之咸寧二年賈充遷太尉録尚書事上疏免録王導領中書監録尚書事時丞相參軍羅弘父母没賊賊平不奔赴御史中丞熊遠奏請議而吏部尚書周顗選弘導亦署之其事為有司所奏茂弘上疏免録中宗令曰卿常揔萬幾何得解録可除節而已入朝不趨讃拜不名晉中興書泰和元年詔會稽王昱承洪緒乃闡善秀慎徽五教儀刑具瞻其以昱為丞相録尚書事入朝不趨讃拜

祥初遷大將軍録尚書事祥已拜命其夜有暴風震電拔木倒立其庭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

才伎庸劣不涉文史 三國典略北齊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為録尚書事那肱才伎庸劣不涉文史識解常在士開下而姦巧計数亦不逮士開

天火示不復用 徵祥記晉元興元年尚書下舍火是時桓玄用事出鎮姑孰名雖在外實遥録尚書故天火示不復用也

尚書令

後漢百官志尚書令一人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衆事

明習故事號為富贍司馬彪續漢書黄瓊字世英遷尚書令明習故事號為富贍

處職機密數納忠諫郭伋遷尚書令處職機密數納忠諫

諫摇撲近臣申屠剛為尚書令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若尚書近臣乃至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惟剛每極諫也

送者不出郭門陳蕃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徵為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

深見任用東觀漢記侯霸為尚書令深見任用

明習漢家舊事樊準為尚書令明習漢家舊事周密畏慎

謇謇多直言申屠剛為尚書令謇謇多直言無所屈撓

節儉自守韓稜為尚書令以節儉自守

臺閣舊習黄香遷僕射月餘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上惜其幹用臺閣舊習遂見尊重香亦勤力憂公畏慎周密每月奏議所建畫未嘗流布

有謇謇之節謝承後漢

而舉以此劾雄雄悅曰吾曾事馮直父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

賜勅書姓名 郅壽為尚書令初壽為僕射章帝賜諸尚書劍惟壽等三人手自署姓名尚書令韓稜楚龍淵僕射郅壽蜀漢文尚書陳寵濟南鍛成時論者為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謹不外見故得鍛成其見異如此

言旨切直 任昉為尚書令職典樞密常竭忠為國數條便宜譏刺時政以補闕失言皆切直

剪邪截曲不撓強臣 劉祐拜尚書令正身機密剪邪截曲不撓強臣

旌賢退惡 羊陟拜尚書令明審選舉旌賢退惡

拔擢天下英俊 衛良拜尚書令每當選舉拔擢天下英俊及二千石長吏功多者用之

進善嫉惡不阿豪勢 楊淮拜尚書令平心正直選舉高妙進善嫉惡不阿豪勢

視尚書如參佐 衛瓘為尚書令加侍中下

意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强魏氏春秋荀攸字公達為尚書令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强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

旬日之中事多停滯蜀志費禕字文偉代蔣琬為尚書令于時戰國多事衆務煩劇禕識悟無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亦不忘常以朝餔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旬日之中事多停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縣若此非吾所及

衆望漸服蔣琬字公琰諸葛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也密表後主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卒以琬為尚書令時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寮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常由是衆望漸服

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劉巴字子初代法正為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

斷甚樂王儉為侍中兼尚書令鎮軍每上朝令恒有三五十人隨上諮事辨析未嘗壅滯褚彥回時為司徒錄尚書笑謂儉曰觀令判斷甚樂儉曰所以得厝私懷實由稟明公之言之化

以法馭下衛瓘拜尚書令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參佐尚書郎若掾屬

納言之官出領牧伯熊遠啟曰伏見吏部以太尉荀組為尚書令復領判州牧自三代以來未聞以納言之官而出領牧伯者

舉朝憚卞壼晉中興書卞壼為尚書令司徒王導稱疾不朝壼奏導專任無敬事寢不行舉朝憚之

抗志高亮才鑒博雅刁協遷尚書令詔曰協抗志高亮才鑒博雅朕甚嘉之

總事此三者荀勗集昔六官所掌冢宰為首秦公卿常以丞相御史兼官今者尚書令總事此三者非臣駑闇所宜忝竊

崇上抑下刁協為尚書令性剛亮每務崇上抑下中宗甚信重之

總括百揆憲範

已則躓引之不已則絶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

猛獸入郭

武帝踐阼王瑩遷尚書令

時有猛獸入郭上意不悦以問羣臣皆莫能對瑩在御筵乃斂板答曰昔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籙御圖武象來格帝大悦衆咸服焉

與僕射並受詞訴

徐湛之為尚書僕射令何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湛之以令事無不總又以事歸尚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奏並免官詔乃使湛之與尚之並受詞訴尚之雖為令以相事歸湛之

納言加首鳴玉在腰

梁何敬容為尚書令尊預機密後以罪免職復起為金紫光禄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諠譁如昔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腰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髙蟬而趨武帳不此時薦才拔士[illegible]報聖主之恩今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恵懷仁冀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復用之意未可為

晉職官志僕射服秩印綬與令同案漢本置一人至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邵為尚書左僕射分置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為省主若左右僕射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左事

宋百官志古者重武官以善射者掌事故曰僕射僕射者僕役於射事也秦世有左右曹諸吏官無職事將軍大夫以下皆得加此官漢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邵為左僕射衛臻為右僕射二僕射分置自此始也

隋百官志梁武帝時尚書省僕射副令又與尚書分領諸曹令闕則左僕射為主其祠部尚書多不置以右僕射主之若左右僕射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掌左事置祠部尚書以掌右事後齊僕射職為執法置二則為左右僕射皆與令同左糾彈而右不糾彈隋開皇三年詔尚書左僕射掌剌史吏部禮部兵部三尚書事御史糾不當者兼糾彈之尚書右僕射掌剌都官度支工部二尚書又知用度

日暫起復卧如是數歲

中臺近官 吳志諸葛恪既定南越孫權使尚書僕射薛綜勞軍曰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

三代 晉太傅謝安生晪晪生子琨三代為僕射並有文集

四辭而後受 葛頵代陳泰為僕射四辭而後受

清虛恬簡 山濤清虛恬簡轉左僕射

累陳封禪 魏舒太康初拜右僕射于時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同古典封禪泰丘前後累陳帝不許

中正舊德 武帝太康四年詔吏部掌叙人倫治化之本也宜得中正舊德尚書右僕射魏舒寛大洪毅潛通有才識其以舒為左僕射領選曹

領選曹 上

廣登賢俊經始萬幾 永昌元年詔尚書分置左右僕射所以廣登賢俊經始萬幾護軍周顗可左僕射領軍王邃可右僕射

蒞官盡心 尚書高陽王珪忠允善政思量洪濟蒞官盡心所居著稱其以珪為右僕射

總樞機之重 羊祜泰始

學文章 王珣為左僕射領吏部時烈宗雅好典籍深欽愛之與殷仲堪徐邈並以才學文章為上所服

風流之美 桓玄答道子牋云王珣名悟疏徽風流之美雖通於同異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可益自多也

當時稱為強記 刁協除左僕射中興草創制度未立朝臣無練習故儀者惟協以久在中朝加性聡朗多諳故事朝廷憲體出入威儀唱贊一皆稟於協當時稱為強記

年三十七衆論為美 晉諸公讚司馬珪少有令望早歷顯職晉受禪為右僕射時年三十七衆論以為美

上問獄不對 沈約宋書王敬弘為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常預聽訟上問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問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觧上不悦

乘船至平昌門 劉延孫為左僕射疾病不任拜起上使乘船自清溪至平昌門仍入尚書下舍

奏彈謝靈運 王弘為僕射奏彈康

耳江右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為則**有公輔之量**趙善為右僕射性溫恭有器局雖位居端右而深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其有公輔之量

換榻元順除右僕射及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仵起仵起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

黑面僕射陽平王子欽字思若累遷右僕射色黑故時人號為黑面僕射

騶唱不入宮門北史郭祚遷尚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為侍中黃門參議刊正故事令僕中丞騶唱而入宮門至於馬道及祚為僕射以為非盡敬之宜言於帝納之下詔御在太極騶唱至上東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門自此始也

府庫關鑰一以委之三國典略東觀以徐騰為左僕射府庫關鑰一以委之

廢人飲酒北齊王晉明豪侈有俠氣留心經史招引

歎耆老若漢武好少則微臣已老矣若周文愛老則試有此羣才伏願天明更謀梓匠永其妙選稱是能官

船覆没 魏吉杜畿為僕射受詔作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覆没帝為之流泣

望墳掩淚 後魏李冲高祖時為尚書僕射卒葬於覆舟山近杜預冢高祖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經冲墓左右以聞高祖卧疾望墳掩淚

衣冠傾縱 蕭方三十國春秋劉裕為太尉既拜朝賢畢至僕射謝琨後來衣冠傾縱頗有傲慢之容裕甚不平乃謂曰謝卿今日可謂旁若無人琨對曰明公將崇伊周之寄方使四方鮮襟謝琨何人而敢獨異乎以手板披橫衿袖皆散裕意悅時人亦莫不奇之也

門列戟 隋左僕射高熲子弘德封應國公時制三品以上門皆列戟弘德申牒請戟柳彧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槊已列門外尊有壓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熲聞而歎服國之宰輔不可

射以儀注不定表請定制先是太和三年兩省官同定左右僕射儀注御史中丞以下與僕射相遇依令致敬斂馬側立待僕射過僕射謝官日大夫中丞三院御史就幕次參見其觀象門外立班既以後至為重大夫中丞到班後朝堂所由引僕射就位傳呼贊導如大夫就到之儀班退贊導亦如之御史大夫與僕射道塗相遇則分道而行舊事左右僕射上日御史中丞吏部侍郎羅拜四年中書奏曰僕射受中丞侍郎拜則似太重答郎官以下拜則太輕起今後諸司四品以下官及御史臺六品以下并郎官並望准故事餘依元和七年勅可之至是因李程奏漢議曰左右僕射初上受左右丞諸曹侍郎諸司四品及御史中丞以下拜謹案開元禮及六典並無此儀注不知所起之由或以為僕射師長百僚此語亦無證據唯曹魏時賈詡讓官表中一句語耳且尚書令是正長尚無受拜之文故事與御史中丞司隸校尉號三獨坐伏以朝廷比肩同事聖主南面受拜

之戚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向為僕射年月未曾考於國史

先賜進士出身而後除 東齋記事曹利用先賜進士出身而後除僕射乃知進士為貴也

八座

晉職官志後漢光武以六曹尚書并令僕二人謂之八座魏以五曹尚書二僕射一令為八座晉八座丞郎初拜皆沿漢舊制並集都省交禮遷職又解交焉

置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

隋百官志自晉以後八座及郎中多不奏事梁天監元年詔曰自禮闈凌替歷茲永久郎署備員無取職事糠粃文案貴尚虛閑空有趨墀之名了無握蘭之實郎曹可依舊奏事自是始奏事矣隋高祖省置令左右僕射各揔吏部禮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等六曹事是為八座

唐與隋同

庫藏穀帛刑害割業諍訟田地船乘廩拘兵士死叛考剔討補差分百役兵器諸營署人領州郡租布人民户移徙州郡縣併帖城邑民户割屬刺史二千石令長尉被收及免贈文武諸犯削官事白案右丞次署黄案左丞上署右丞次署諸立格制及詳讞大事宗廟朝廷儀體左丞上署右丞次署

隋百官志梁武帝尚書省置左右丞各一人佐令僕射知省事左掌臺内分職儀禁令報人章督録近道文書

閣閑練漢家故事前後上表陳國政便宜

正色在朝三臺肅清王隱晉書劉暾字長升為尚書左丞正色在朝三臺肅清出兼中丞

懦弱非監司體晉中興書王國寶因酒坐怒右丞祖台之攘袂呼喚以盤盞樂器擲台之復為有司所彈烈宗詔曰國寶縱肆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其免官

止桓温豫章之封荀綽遷左丞時桓温平蜀朝廷欲以豫章封温綽謂太宗曰若温復假王威平定河洛脩復山陵將復何以加之遂止

臺閣大小望風自肅晉諸公贊傳咸字長虞為右丞臺閣大小望風自肅

職輕事重傳咸表曰左丞職輕事重以賤制貴所以難居臣以閣劣猥忝斯任愧於不稱憲罪之及夙夜無寧

彈八座以下傳咸答辛曠詩序曰尚書左丞彈八座以下居機密之會斯乃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余前為右丞具此職之要後忝此位僶俛從事日慎

飲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

糾舉稱職 徐勉為尚書左丞自掌樞憲多所糾舉時論以為稱職

樞憲上

上殿不下有賀雅 梁書賀琛遷尚書左丞并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議多所創定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為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以此呼之

令史七百名一見記姓名 劉儒弟覽除尚書左丞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姓名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賍貨覽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犬嚙行路覽噬家人

文宣夜還不開門 三國典略北齊張耀嘗為尚書左丞文宣近出令耀居守文宣夜還耀不開門勒兵嚴備火至看面然後開迎文宣笑曰君卻學郅君章也賜以錦袍以其忠勤遂見親待

求良田薦為左丞 隋楊汪為兵部侍郎數年文帝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為我覓一好

舊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將救滋弊且宜精簡四員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綱維略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息其稽滯哉書奏未幾拜洎為尚書右丞

精簡上稱職 戴冑拜尚書右丞尋遷左丞郎右僕射蕭瑀免官僕射封德彝卒太宗謂冑曰尚書省天下綱維百司所稟若一事有失天下必有受其弊者今無令僕係之於卿當稱朕所望也冑性明敏達於從政處斷明速議者以為左右丞稱職武德以來一人而已

百職綱維 白居易為授庾承宣尚書右丞制云昔我太宗文皇帝嘗謂尚書丞百職綱維一事失中則天下有受其弊者因命戴冑魏徵及杜正倫劉洎韋繼領是職分居左右官修事理人到於今稱之故吾前命崔從持左綱今乃命承宣操右轄無俾戴劉魏杜專美於貞觀中

左綱右轄 上以卿在省不置僕射 宗文節貞觀中為尚書右丞明悉法令以幹局見稱江夏王道宗嘗以私事託

於開元天寶間諸王駙馬豪貴之家無不拂席迎之乾元中為尚書右丞

出郎官七人元積為尚書左丞振舉紀綱出郎官乖公議者七人然以積素無檢操人情不厭服

不惜美錦韋思謙初拜右丞奏曰陛下為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盡命之秋

御製詩以敘其事張說代源乾曜為左丞視事之日上勅所司供帳設音樂內出酒食御製詩一篇以敘其事十八年遇疾玄宗每日令中使問疾并手寫方賜之

有守執裴佶遷右丞時兵部尚書李巽兼鹽鐵使將以使局置於本行經構已半會佶拜命堅執以為不可遂令撤之巽情思而強時重佶之有守執

作者之冠冕席豫天寶初改左丞玄宗幸溫泉宮登朝元閣賦詩羣臣屬和帝以豫詩為工手制褒美曰覽卿所進實詩人之首出作者之冠冕也

崔子曲如鉤崔善為好學兼善天文算歷明

之至於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凝滯勃然通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羇旅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疑更敘時人深賞之

對宰相皇帝謁陵廟還宮先後顏真卿為尚書左丞代宗車駕自陝府還真卿請皇帝先謁五陵九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真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事宜何真卿怒而前曰用舍在相公爾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相公再破除邪載深銜之

左右司郎中員外郎

隋煬帝三年尚書都司始置左右司郎各一人品同諸曹郎從五品掌都省之職

漢舊儀尚書郎四人一郎主匈奴單于營部一郎主羌夷吏民一郎主天下户口土田墾作一郎主錢帛貢獻委輸

漢官職儀尚書郎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凡三十四人選精鍊有吏能者乃用之見左右丞對揖無敬稱曰左右君見尚書執板對揖稱曰明侍見令僕射執板拜朝賀對揖

漢官典職尚書給青縑白綾被或以錦被帷帳氊褥通

始也

魏武集選舉令國家舊法選尚書郎取年未五十者使文筆真草有才能謹慎典曹法治事起草立議又以草呈示令僕訖乃付令史書之耳書訖共省讀之內事本末臺郎統之令史不得知也書之不好令史坐之主於謬誤讀省者坐之郎無使令史獨起草之法若郎不為文書臺當仰令史是為牽牛不可以服箱而當取辦於犢角也

以補之及晉受命武帝罷農部定課置直事殿中祠部儀曹吏部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二千石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左右主客駕部車部庫部左右中兵左右外兵別兵都兵騎兵左右士北主客南主客為三十四曹郎後又置運曹凡三十五曹置郎二十三人更相統攝及江左無直事右民屯田車部別兵都兵騎兵左右士運曹十曹郎康穆以後又無虞曹二千石二郎但有殿中祠部吏部儀曹三公比部金部倉部

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護衣服奏事
明光殿殿以胡粉塗壁畫古賢烈女以丹朱飾地謂之
丹墀尚書郎口含雞舌香以其奏事答對欲使氣息芬
芳也奏事則與黄門侍郎對揖黄門侍郎稱已聞乃出
天子所服五時衣以賜尚書令僕而丞郎月賜赤管大
筆一雙隃麋墨一丸
隋百官志梁武帝時吏部刪定三公比部祠部儀曹虞
曹主客度支殿中金部倉部左民駕部起部屯田都官

名廢諸司員外郎而每司增置一曹郎各為二員後又改主客郎為司蕃郎尋又每減一郎置承務郎一人同員外之職

唐百官志尚書吏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郎中一人從五品上員外郎各一人從六品上掌付諸司之務舉稽違署符目知宿直為丞之貳隋尚書省諸司郎及承務郎各一人而廢左右武德三年改諸司郎中承務郎為員外郎貞觀元年復置左右司郎中龍朔元年改郎中曰左右承務諸司郎中曰大夫永昌元年復置員外郎神龍元年省明年復置

六曹左右司郎中初秦置郎中令其屬

侍郎六年每司各置員外郎

國朝元祐令尚書諸司郎中從六品員外郎正七品

哀烏郎位前漢天文志南宮二十五星哀烏郎位故明帝云郎官上應列宿即此也

二臺後漢陳忠上疏云今言事者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録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也注二臺謂杜根為侍御史成翊世為尚書郎

諸郎多文俗吏又陳忠上疏云尚書出納帝命為王喉舌臣等既愚暗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己自由辭吉鄙陋竊見光祿郎周興蘊匵古今博物多聞屬文著辭有可觀采抱奇懷能隨筆栖遲誠可歎息詔乃拜興為尚書郎

引被覆之華嶠後漢書馮豹為尚書郎勤力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下或從昏至明章帝嘉之數加賞賜豹

補尚書嫻達故事其所奏議嘗為臺閣崇信

知騶牙 前漢東方朔武帝時為郎建章宮後閣重機中有物出其狀似麋以聞帝往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明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自言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餐臣朔乃言詔曰可已餐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匈奴昆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

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三輔決錄田鳳為尚書郎儀容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因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恥以孝廉為令史職 丁邯有高節正直不撓舉孝廉為郎故事郎以令史久次補之世祖改用孝廉邯稱病不就詔問病差為郎不對曰臣不病恥以孝廉為令史職爾世祖怒令虎賁旄頭杖之數十詔問欲為郎不邯曰能殺臣者陛下

右曰名**呼小名**傳幹字彥休司徒交辟皆不就公車徵
不虛立除尚書郎傅子云太祖見幹年八歲時時甚奇之及為司空呼幹小名召為尚書郎

駐車解縛韓宣為尚書郎常以職事與諸曹當並受罰於殿前已皆束縛杖未行文帝輦過問此為誰左右對曰尚書郎渤海韓宣也上追念前臨淄侯所說乃曰是子建所道韓宣耶特原之駐車使問遂解其縛

開河渠通漕運鄧艾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為減吳之資遣艾行陳頴以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而水少不足盡地利宜開河渠以引水澆溉可大積運粮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為行止又以為昔破黃巾因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臣以為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

汝南先賢傳陳蕃上書云昔明帝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賜錢千萬左右問之帝曰郎天官也以當敘得何可妄與人耶今陛下以郎比一

不屈撓 屈霸字子卿拜尚書郎把葉人以為反側也當五侯之時貴戚傾天下在朝者莫不趨捷承風子卿不屈撓

奏投壺賦 魏略陳留邯鄲淳奏投壺賦文帝以為尚書郎賜帛十疋

才學冠羣宜作臺郎 抱朴子漢末有禰衡者年二十三孔文舉齒過知命身居九列才學冠羣名位殊絶始友衡於布衣又薦之於朝以為宜使起家作臺郎

不願為將 蜀志姜維字伯約郡欲表維以為將維家本衣冠不願為將郡因表拜郎中

才藝絶人宜在臺閣 索靖字幼安同郡張穀特表靖以才藝絶人宜在臺閣不宜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為尚書郎與襄陽羅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歎服焉

人之水鏡 樂廣為尚書郎與何晏鄧颺等談講衛瓘見而奇之

機與吳王表云以臣頗涉文學故得轉殿中郎機在職多所駁議

文儀可觀 祖訥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儀可觀遷尚書三公郎

不願超遷 王彪之字叔武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為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耶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遂為郎

督責之官繁霜之任 晉中興書郭璞遷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肅祖之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布衣之好璞雖孤寒亦以才學同見攜遇論者美之璞辭尚書郎表云今當以幼弱之質充督責之官以無用之才管繁霜之任實非所堪必速謗戾且臺郎清顯論啓宜允雖甘榮顧就量力思退陛下既擢臣以非望之榮服使臣得以自効斯亦天地涵育含弘兼濟者也

唯作吏部不作餘曹 王國寶浮動躁競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不用補尚書郎國寶以中興以來膏腴唯作吏部不作餘曹

郎外望簡縱若有遺漏然事要輒執其中外之雖無所辨明臺閣益歸重

在清途未免楚撻 太康起居注故司空王基夙為先帝受任基子沖為尚書郎雖在清途猶未免楚撻其以沖為治書侍御史

行義可用 范汪牋參軍陶鑑家甚富盛近過其門屋穿籬倒畧無人迹云皆以行義所致可用為尚書郎

策在上第 阮德轄集策在上第即拜尚書郎單寒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託詔乃集羣才使廷對之

正用第二人 世說王坦之郎中年少時汪彪為僕射領選擬之尚書郎人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以擬我聞之而止

隣族相賀 陸恵曉除尚書殿中郎隣族來相賀恵曉舉酒曰陸恵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為慶耶

比蹤昔人 梁書王筠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此職郎署者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得比蹤昔

吳富人輕顥也

問令史今古不同

隋牛弘嘗問於騎尉劉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令令史百倍於前職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撿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常慮覆理鍛鍊苦辛甚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曰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弘又曰後魏北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曰齊氏州不過十三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旬餘今州二百其繁一也往者州惟置剛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備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不省而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

限試一經

唐總章中詔諸司令史考滿合選者限試一經時人嘆異著於謠訟時閻立本為右相姜恪為左相立本無它才識時以善畫稱之恪嘗累為

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方乃召問綽應對如流文帝嘉之乃令綽並行及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道臥而聽之文帝乃起整衣冠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也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置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轉大行臺度支尚書周文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國富人之道故綽得盡其才智贊成其事減官員置屯田以資軍國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為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正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周文推心委任或出遊常預置空紙以授綽隨事施行及還啓知焉

車後酹酒

綽為大行臺度支尚書卒於位帝痛惜之哀動左右及綽歸葬武功惟載以布車太祖與郡公皆步送出同州郭門外太祖親於車後酹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舍我去奈何